

松雪齋文集

三

松雪齋

PDG

松雪齋文集卷第八

碑銘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三世于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有告之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趺高三尺廣四尺其長倍高輦致之夜有大聲三若自龜出者又有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與龜稱淩輦致之及門霾霧昏塞碑作大聲躍于地前行三十有二尺侯求余為文將刻諸石為余言如此余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為之歎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於是復徵其行事得參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侯為平定知州時德政碑言賣應本均課程收

皮草興碾磴省民錢五萬餘緡他善政甚多又得榆關岳  
蕃及同知武州事楊述所為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  
溝郝湫以通亂柳導盤纏河以貫裴村凡水之利無遺力  
焉而侯不憚胼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為民倡故雖功大力  
鉅而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無以過之蓋  
侯性朴質彊力絕人有可以利民者不啻若嗜欲使侯得  
居大官其所建豈止於是哉宜鬼神報之以龜石去侯名  
贊蔚州人年十一給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  
家為農稍長右三部俾領三千人採木作大都城門時至  
元四年也俄佩銀符見

世祖皇帝于廣寒殿授蔚州採木同提舉十六年佩金符  
凡四為採木提舉由奉訓大夫改奉直大夫泰安州萊蕪

等處鉄冶提舉尋知嵐州平安州

皇太后幸五臺以侯為中順大夫知宣德府仍領採木之  
侵特賜鈔二千五百貫貂裘一至大二年除晉寧路治中  
今七十六矣上下馬如少年真奇士哉曾祖諱德清儒而  
不仕祖諱萬從太師國王為副元帥佩銀符父諱伯榮亦  
不仕葬以其年某月某日立石以其年某月某日墓在蔚  
州麥子曠銘曰

至頽者否冥然無知無喙而鳴無脛而馳芒之中有物  
使之信哉楊侯言不吾欺典事利民甚於渴飢孰謂鬼神  
能報厥施彼牧民者鮮克是思剝下為利徼幸已私天則  
不佑雖盛必墮於維揚侯先龍在茲若祖若考英靈攸綏  
有龜自至負是豐碑千有百年視此刻詩

趙君謙甫墓碣

趙君諱受益字謙甫祖諱友妣鄭氏考諱成妣郭氏由祖  
以上世居清州西流河之南蔡家里金末貞祐中考逃難  
來濟南卒葬歷城西南龜山之下十里河之原故遂為郡  
人焉君自弱冠習文法書數任事不避艱劇當官者以為  
能吏省部八舉居會計之職未嘗不課最性慷慨倜儻不  
事羈束初吳人黃清卿在俘囚中君憐其才傾囊贖之以  
歸使子姪輩從學待以師禮黃一旦有南歸之思君厚贖  
之且令人送達其家爾後游宦江左數年視他人所好子  
女玉帛弃若涕洟唯收書數千卷而已觀斯二者可以知  
其為人至元癸巳四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  
有九娶宋氏濟南名族是歲七月十九日亦卒享年五十

有七子二女伯曰允禎中曰允溥孫男二人曰芝曰蘭允  
禎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夫人于十里河之先塋禮  
也既葬允禎等介道士張君來謁余文將刻石墓左以傳  
不朽予聞張君言允禎勤讀書允溥為吏廉謹鄉黨皆以  
為善人又嘉其勤懇有不死其先君之意風俗之衰  
久矣二子乃能若是予何可固辭也哉嗚呼高官尊位未  
必皆賢卑位小官未必皆不肖若趙君者亦可謂非碌  
之士其不至於貴達則命也後之攬者以予言為信雖數  
千百載當勿毀焉

杜氏新塋之碑

杜氏之先曰唐相萊國成公如晦其賢天下莫不聞其言  
行官爵載在唐史雖不言可知也按公傳京兆杜陵人黃

巢之亂子孫有自杜陵徙鳳翔者居鳳翔號縣歷五季而  
宋而金其墳皆在號其世次隱顯自曾祖而上皆不可得  
而詳焉祖諱松金末仕為乾州節度使儀幹雄偉以勇略  
聞金亡與其子自號徙汴自汴徙鎮又徙燕遂留居之壬  
子歲十二月八日疾終享年七十祖妣張氏先卒葬于號  
繼室王氏後君一年卒考諱茂字先祖張出也年十六以  
節度府君蔭入宿衛十八從父避兵于燕險阻艱難中克  
盡孝道父喪藁麻薦奠皆有禮人稱其孝不求仕進善治  
生遂致富饒節度府君之卒以先塋之在號也有歸葬之  
望故塋有關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既而以居燕之久且去  
號數千里願終不能歸塋于號乃卜地于燕都之南大興  
縣西宜遷村塋曾祖衣冠以為杜氏新塋杜氏之新塋自

節度府君始實中統九年八月一日也祖妣張氏先葬號至是復以衣冠與王氏合葬焉至元九年五月五日茂以疾卒年六十四娶完顏氏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卒再娶王氏廿八年六月廿二日卒子男三人皆王出長曰大川字伯林為人以義自處居家孝友嘗為河間西漢股鹽場管勾奉公盡職鹽司將舉之以母老固辭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九娶轉運使周君女事舅姑有道內外無間言良人卒誓不再嫁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卒二子曰大興字伯榮乞文於余者也曰守智字善父天資明敏方有志于善至元廿四年六月不幸早卒自孝以下皆以昭穆葬新塋禮也元貞元年孟頫蒙

恩召至都下耶律公希光為孟頫言吾同里有杜伯榮者



重厚縝密務實去華事父兄孝且弟篋中有券約百紙皆其父以貲貸人者曰此吾父積德之惠何用徵為悉火之里中有貧者輒賑其乏壯未有室者輒助之娶至有藉杜氏餘力以致富者伯榮終不以為己德也事寡嫂甚謹數年足不升於堂春秋家燕見輒設拜或問之曰惟禮可以別男女吾兄既早世吾事吾嫂敢不敬者老欲聞有司乞旌表其門閭者伯榮止之曰此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何必示耶伯榮之為人如此一日與偕來謁曰自先人卜新塋於都南大興生四十年雖歲時丘壠不敢廢祭掃之職而墓石未立恐久遂泯滅後嗣無以知先世所自出又無以尋祖考徙燕之所由來大興敢再拜以請幸夫子為文以銘之余謝不敏大興請至再余既嘉其行義重以耶律公

之命不沒固辭乃因其行狀叙而銘之大興娶李氏有子  
曰銘慶以斯文名之也銘曰

蕩、古今迭盛迭衰大賢之後亦或中微維杜成公作相  
貞觀功業烜然唐史有傳較後徙號自號祖燕豈祖是忘  
因時而遷燕山之居亦既三世宅兆既安昭穆曷紀其宅  
伊何宜遷之村其紀伊何自祖及孫自祖及孫富而有禮  
天福善人其昌其熾我作銘詩刻諸墜珉後嗣傳之千載  
不泯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誌銘

公諱昱字仲明太原榆次人曾大父彥大父溫父懋河東  
宣撫檢察使妣張氏繼蒲察氏生二子公其伯也自少小  
勤於問學尤有得於易既長從事行省郝公墓下戊午授

公太原路真魯萬戶中統庚申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公時扈從上都命公與近  
臣也速荅同管軍器監事至元丙寅也速荅行中書省于  
四川辟公行中書省員外郎時四川未全附公居幕府會  
金穀調軍食轉輸供給未嘗乏絕至於決策制勝公力居  
多壬申改授東川順慶等路宣課大使公長於規畫民不  
擾而事集甲戌行省拜公樞密副使行樞密院事分道攻  
嘉定行省公曰大軍既出成都乃四川根本若守非其人  
慮有肘腋之虞僉以公為可任行省公笑曰吾意正在此  
人於是以公為成都路防城摠管通管軍民事公鞠躬盡  
瘁知無不為民賴以安乙亥冬十二月二日以疾卒於成  
都駟馬橋之寓舍嗚呼哀哉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

四十有八越五日殯於萬里橋之南羅村公卒之前一日  
神色如平時忽召從行親友悉與訣別衆皆驚曰公神氣  
強盛安得此不祥之語公曰死生常事耳何諱耶呼諸子  
付以後事且戒之曰毋隨俗誼譁毋厚塋具夜將半命其  
子侗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而逝時有鄉人王小五者自  
太原走蜀未至成都二百里羅江縣北十里許道逢公北  
王素識公問公將安之公曰吾徃直北囑以家事甚悉王  
至成都詣家道所以計日正公卒之日也時人咸驚以為  
神娶仇氏先公十六年卒繼室韓氏後公十日卒皆母儀  
婦道見稱親黨戊子七月二日始克歸塋于太原井谷村  
之先塋二夫人祔殉以瓦器從治命也公豁達剛敏善謀  
斷有度量好賓客尚氣義字民以寬治軍以律理財以道

既歿之後蜀人思之至今初公之從事行省郝公墓府郝公待公厚及郝公卒其幼子天挺甫數歲公曰吾有女年相若也他日當妻之中統癸亥公以事寓燕貽書家人曰郝公之子吾嘗許以長女妻之今其時矣當即成昏家人莫敢違人服其信義子男四人曰佐麓川路教授曰仔東莞監司管勾曰倜集賢侍讀學士曰倜龍興路富州同知女三人孫男三人孫女九人既葬公之八年當元貞元年

孟頫蒙

恩召至

關下公升子集賢學士倜以孟頫往年嘗為同僚語孟頫曰倜之先君既葬八年而墓銘未脩倜為此懼敢狀其行事以請孟頫辭至再不獲敬叙而繫以銘銘曰

凜、李公人中之英因時用武奮身成名給餉理財婉畫  
幕府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曾未半百遽爾隕傾豈伊松柏  
蒲柳同零天畀公才百未一試稍假以年何所不至天既  
生之復遽奪之厥理茫昧所不可知公之英靈驚動行路  
死而不亡信哉斯語井谷之原是為公箴刻茲貞石俾後  
勿忘

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

墓誌銘

公諱殘字文卿姓姜氏萊陽縣人自太公封於齊諸姜皆  
其後也曾祖而上譜牒已不可考祖諱某以財雄鄉里好  
周人之急偶歲凶作糜粥以食飢者賴以全活甚眾里中  
稱為善人考諱椿質直尚志金末盜賊蜂起避楊安兒亂

來水寨依張侯以居娶臨邑魏氏生公時兵後大疫因之  
饑饉死者相枕藉公隨考妣東西奔走若有相之者竟免  
于難稍長從李雄飛學稟資穎悟出他兒右日誦數百言  
過口不忘張侯來濟南披荊棘立官府公因侍父至府幕  
幕僚魏君愛其才畱之幕下積一二年凡簿書會計之事  
問輒能荅不差毫釐張侯賞異之由府吏升充左右司知  
事屬大數戶口俾公分領一路訖事遷左右司郎中府中  
賴公裨益視他鎮常課最斷事官就遣公赴

關奏割陵州等五城俾張侯通行撫治從之還升叅議府  
事中統三年公佐張侯之嗣入朝首言益都李瓊反狀已  
露宜先發以制之未報明年李瓊反諸郡素不為兵備瓊  
引勁卒數萬長驅罷濟南據之公奔父母妻子脫身走從

嗣侯招集散亡迎哈必赤王軍為收復計日夜親矢石築  
長圍環城糧不得出外又絕其援兵秋七月捕得反者言  
城中食且盡人將相食時嗣侯被

旨招安益都命公留後公料城下在旦夕昏夜求見王計  
事言濟南城且破大王宜早定計命大將分守城門勿令  
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解陰陽耶公曰雖不深  
曉陰陽人事固可見也王曰子未生先乞名耶公曰今城  
中無糧金城亦不能守况先奉

聖旨明言李壇一身造惡官吏百姓何辜若不及今定計  
城破之日千軍萬馬中欲見大王豈可得耶縱得見豈能  
細陳耶事無大於此亦無急於此者唯大王留意王曰然  
詰旦會諸將議是夜五鼓將盡軍候報城西門賊軍五六



百人出降王上馬鳴金鼓親往諭之皆解甲投器仗黎明  
南門東門俱降無慮五六千人公又言乞勿縱兵王遂命  
大將分守東南西三門禁外軍一人一騎無敢入城者城  
既降李瓊自投水中不死捕得斬之梟首軍門事遂定城  
中按堵如故嗣侯至自益都以公功多奏干

朝授大都督府參議會

朝廷行遷轉法授公知濱州濱民罹苛政久戶口凋耗田  
菜多荒徃為行營軍馬占為牧地懼不敢墾而有棄棗  
者又縱羊馬踐食之殊不聊生公為申省差斷事官某不  
撥草地民地封土為畔豪奪不得行縱軍為擾民擇其尤  
不法者杖數人民始得安設賞罰課民栽桑歲餘新桑遍  
野人呼曰太守桑且歌曰田野桑麻一倍增昔無粗麻今